

香港是福地 港人要珍惜

思旋
天地與人要講行運，首先要相互配合，缺一不可。細閱全球各地最近運氣着實不好，倒楣者件件都成世界新聞。例如墨西哥8.2級地震，美國在颶風「哈維」重創得州的蹂躪還未復原，接着有氣象記錄以來吹襲大西洋最強颶風之一「艾瑪」來到，佛羅里達州630萬人疏散大遷徙避禍。美國總統特朗普成了救災慰問災民的總統。遭遇天災人禍的受害者，有的是非人為的遭遇，無論如何都令人惋惜。

思旋數十年來經歷風風雨雨，總感到香港始終是福地，最能安居樂業，港人着實要珍惜。

近日香港也有風和雨，不過歷年以來無論風先生或風小姐，也是擦肩而過，並沒有造成災難。其實對於一些團體要搞大型活動的話，最怕是遇上風雨令與會者掃興，當然這要看活動組織者的運氣了。上周，成立了12年的香港工商專業協會就一天之內連續舉行多項慶祝活動，包括「探討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共商機」論壇、慶祝國慶68周年暨第五屆董會就職典禮，以及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經典文藝大匯演慶功宴會。是日由下午四時起至晚上十一時，整個國際酒店大堂堂冠蓋雲集，老、中、青、工、商、專等精英雲集，充滿愛國情懷，場面熱鬧，十分感人。

日前已在本欄報道過論壇的精彩情景，今日思旋要報道晚宴的盛況。前任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陳積志官運亨通，最近獲林鄭特首委任

為民政事務局副局长。陳副局長與香港工商專業協會交情不錯，被芬姐隆重邀請為該會盛會作主禮嘉賓，受到友人熱烈的恭賀，爭相拍照，十分熱鬧。陳副局長在會上稱讚香港工商專業協會，成功匯集了一班工商專業界愛國愛港精英，為社會穩定、社區和諧發揮了重要作用，貢獻極大，成績有目共睹。該會成立12年以來，在朱蓮芬帶領下，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，為香港社會、祖國做了大量有意義的工作，獲得各界肯定，成為愛國愛港著名社團品牌。隨着國家推出發展大計包括「一帶一路」、「粵港澳大灣區」等偉大建設，都是未來發展好契機。協進會應抓緊機遇，團結共創美好明天，更祝該會會務蒸蒸日上。

該會首席會長、全國政協常委戴德豐，7月1日獲特首頒發大紫荊勳章。當晚香港工商專業協會致送賀匾，由陳積志副局長代該會頒發。當晚主禮嘉賓還有廉政公署白韋六專員、中聯辦社工部楊茂部長、中聯辦協調部張麗副部長等。

香港工商專業協會眾首領包括戴德豐、會長馬介璋、馬介欽、彭曉明、楊海成、譚錦球、王惠貞、朱鼎健、曹貴元、馬鴻銘、詹美清，首席副主席何志佳、副主席何日明、丁健華、徐美雲、胡葆琳、彭穎生、秘書長羅君美、梁兆寬、鄺心怡、李啟光，總務主任林雪梅、陳立仁及該會積極分子盧麗娟、梁思韻、陳杏、李淑嫻、余蘭菁、姜洪健、黃俊文、唐少勳等。

來自新疆的星星

方芳
香港「摘星計劃」助學夏令營上，一位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陽光男孩，在廣東肇慶中學讀高中，考上了武漢大學讀醫。新疆父母三個孩子，生活不寬裕，他是家中長子，不忍心因為自己升學，剝奪了弟弟的讀書機會，他苦惱感到矛盾，是否堅持下去，幸好有機會被「摘星計劃」選上，四年大學的生活費得到贊助。他的理想是，自己讀完西醫，就會返回新疆，和讀民族醫學的弟弟聯合開診所，為新疆人民服務。這顆閃亮的星星，即將照亮新疆大地。

中國西北地區（新疆、西藏、青海）等地教育水平與沿海及中原有差異，國家為了拉近水平，十年前開始，實施西北地區高中生到內地升學的制度，這些學生在當地完成初中學業後，統一由教育部門隨機分配到內地重點中學升學。而廣東肇慶中學是廣東十數所重點中學之一，2007年開始辦有新疆內地高中班，專門招收新疆生，今年在校的新疆生有五、六百人。

據新疆班畢業生馬燕表示，她們到廣東升高中，擴闊了視野，也對國家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，同時整個高中階段的學費與生活費，都得到國家的資助，減輕了家庭經濟負擔。

她來自新疆伊犁地區，千里迢迢來廣東升高中，每年只能趁暑假回鄉見父母，當然非常想念。不過也習慣了，許多同學在讀初中時已經離開家鄉，到另外的地區升學。有些牧民學生，讀小學開始便要離開家庭在城鎮上學。她說，同學很棒，老師也親切，減少了他們思鄉之苦。

肇慶中學校長說，該校是區內唯一招收新疆生的中學，每年統一由國家分配生源。這些離鄉別井的學生大都努力學習，考進大學比較高。

朋友贊助升大學十八人中，有兩名就是來自肇慶中學新疆班的回族同學及另一名漢族同學。

(摘星善緣二)

守護我家，香港

書聲
廖書蘭
回顧2016年10月初，律政司就周永康、羅冠聰和黃之鋒於2014年9月26日強行衝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一案，因刑期太輕，申請刑罰覆核，上訴庭裁決將三人分別由原審判處緩刑及社會服務令，於2017年8月17日全體改判即時監禁，入獄6至8個月。事件即時引起相關人士的反彈，批評法官屈服政治壓力云云。由於周永康、羅冠聰已正式提出申請上訴，意味司法程序再度展開，為尊重法庭，筆者在此無意再談論案件本身，以示嚴守法治精神。

引起了筆者最大關注及憂慮的，反而是2017年8月18日刊登在英國《衛報》(The Guardian)的一段聯署聲明，公然批評香港上訴庭判決「有違法治精神」。筆者對此，要予以駁斥。

為了讓大家知道這股外國勢力的來勢洶洶，嘗試詳列參與這項聯署約20多人中近半有各國政客、社運及宗教界人士的名單，凸顯事件「國際化」的程度。例如包括政界的有英國前外相羅傑敬(Malcolm Rifkind)、英國前影子外交國務大臣韋斯特(Catherine West)、英國自由民主黨前領袖阿什當(Paddy Ashdown)、曾擔任審判米洛舍維奇犯下戰爭罪行的主控官英國大律師尼斯(Geoffrey Nice)、美國政客史密斯(Christopher Smith)眾議員、加拿大前參議員迪尼諾(Consiglio Di Nino)、社運界有塞爾維亞人權活動分子塞爾科(Sonja Biserko)、東盟國家議會人權關注組主席聖地亞哥(Charles Santiago)、馬來西亞議員，宗教界有印度基督教領袖兼作家達亞爾(John Dayal)、澳洲駐港前大使麥卡錫(John McCarthy)、緬甸天主

教樞機查爾斯·波(Charles Maung Bo)等等。
筆者要駁斥的是，「羅耀黃案」明明只是香港一宗刑事案件，這不單已由香港大律師公會，及律師會第一時間發出聲明，聲明「香港法院是依據法律，應訴訟者某方的申請而作出判決，未見有任何跡象顯示相關上訴判決是基於法理和法律以外的因素」，確立案件屬正常運作。還有香港本土知名法律界人士如石永泰也質疑「你點可以話係政治檢控、政治清算呢?!」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定國亦指「不應將上訴庭改判三人入獄，說成本港司法獨立已經受損」、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更稱「指控完全沒有根據」，近乎「荒謬」等等，不能盡錄。

香港回歸以來奉行「一國兩制」，香港有自己的司法獨立體系，這是國際公認的。香港的案件就算有爭議，也只應由港人在「不妨礙司法公正」自己內部自由討論，絕不該由歐美，且聯同東南亞等政要權貴登報施壓，試圖干預香港一宗刑事案件的改判，破壞香港「一國兩制」的正常運作。

這個在《衛報》出現的聯署聲明「大合唱」，主要是由英國主導的，筆者不得不向英國大聲呼喚，香港的司法體系是英國殖民時期制訂的，回歸已20年，一直行之有效運作良好且具公信力，請不要侵犯我們的法治尊嚴。



香港景色多美麗啊！作者提供

堅持的信念

有些學者提到揚州八怪時(代表畫家為鄭板橋、李方膺、高翔、汪士慎等)說是最早期以賣畫為生的文人畫家。那是清朝時期，之前的吳派(代表畫家為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和仇英)與浙派(代表畫家為戴進和吳偉)在歷史的洪流中逐漸被大寫意花鳥的陳淳和徐渭的豪邁派取代，同時也影響揚州八怪的作品走向造型新穎，誇張奇特，構圖大膽，因為不落俗套，結果受到收藏家的歡迎，並稱他們為文人畫家。

亦有學者評論，揚州八怪是為了賣畫，故此在畫風上不斷創新求變，構圖與造型都必須翻陳出新，別開生面，努力突出自己，才能夠奪取收藏家(多為富裕鹽商)的目光，成為一眾收藏家追蹤的焦點。

這裡有兩個重點，一是清朝才開始有售畫之風。二是文人畫講求別具一格的創新精神。由於歷來的統治者基本上利用繪畫來為政治服務，早在五代十國的南唐和西蜀就已經開始正式設立畫院制度。畫家進入皇家畫院，以「翰林」、「待詔」的身份享受文官的待遇，生活便有保障，不必擔心作品是否賣得出去。皇家畫院與天文、書畫、醫官合稱「翰林四局」，是宮廷服役機構。畫院畫家為上司(也即是皇帝)在宮殿、寺廟作畫，並為畫院培育新一代畫家，同時也為皇帝的藝術收藏作鑒定和整理。

詩詞愛好者肯定熟悉「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，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胭脂淚，相留醉，幾時重？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」，這首詞的作者是被人譽為「千古詞帝」的李煜，南唐最後一位國君，所以叫他李後主。藝術才華非凡的李後主不只通音律，詩詞造詣高，而且精書法，善繪畫。南唐翰林書畫院到了北宋第八代皇帝宋徽宗趙佶手上，更加發揚光大。也是才子的趙佶大力倡導文學藝術，使連續五代舊制度的「翰林圖畫院」盛況達到空前，並繼續營運了一百多年。才高八斗的趙佶沉迷於工筆花鳥畫並自創「瘦金體」書法，在他手上，皇家畫院還做做科舉考試制度，廣納人才並提高畫院畫家的待

遇，中選的宮廷畫師猶如當官，宋徽宗允許書畫兩院人員的服飾，可與其他文官一樣佩戴魚袋(一種代表身份、等級的金質或銀質的魚形裝飾)，對待畫家和工匠也有區別。畫家們以進入畫院為榮，其地位也達到中國歷史上的最高位置，可說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鼎盛期。當人人都罵這位在政治上昏庸無能的亡國之君時，畫家特別鍾情於他。宋徽宗叫人懷念的是創造了宋代繪畫的高峰期，在中國美術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。

有一年我到台灣故宮博物院，正好遇到《清明上河圖》展覽，展館裡人山人海，掩蓋了真正要展示的圖畫，人頭洶湧，摩肩接踵之際只恨自己長得不夠高，經過時匆匆搶看幾眼，沒辦法停下來好好觀賞這「中華第一神品」，這是北宋畫院畫家張擇端的傳世風俗畫長卷《清明上河圖》。這幅作於絹上的水墨淡彩畫，長528公分，高24.8公分，描繪北宋時期的京城汴梁(今河南省開封市)及汴河兩岸的繁華和熱鬧的景象同優美的自然風光。畫中共600多個不同身份的人物、13輛車、29艘大小貨船、8項轎、83頭牲畜、上百座店舖，生動活潑地反映當時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樣態。這幅構圖嚴謹，筆法細膩的作品，讓人看了如臨其境、如聞其聲，可說畫技嫺熟，用筆精湛，被奉為經典之作，歸類為藝術表現傑出的宮廷畫。

宮廷畫喻意「格法」，即是承繼傳統院體之法，講究習古，還嚴格要求「形似」，臨摹抄襲得相似才是主流，畫家在有所束縛下，展現的畫風不僅拘謹嚴整，而且極致看重工筆細描的寫實畫法，推崇精緻輝煌的審美要求，不在意格式缺少變化。在宮廷畫家於皇家製作工整逼真，繁複細膩的「院體畫」的同時，有另一批獨立於御用的宮廷畫體制之外的文人畫家，他們作畫不討皇帝開心，亦非為賣錢，繪畫對他們是興之所至，表達性情，所謂的「寫胸臆之氣」，求的是氣韻生動，作品純粹重視筆墨技巧，更傾向傳神，可是，這才叫藝術創作呀！文人多是胸有韜略、腹有詩書，畫中更有個人獨特

的豐富內涵、思想格調和文化情趣。蘇東坡在《書朱象先畫後》說：「能文而不求舉，善畫而不求售，曰文以達吾心，畫以適吾意而已。」宋朝文人畫幾個著名代表人物為蘇東坡、米芾、文同、李公麟等。

我到揚州時，特別去了「揚州八怪紀念館」，導遊介紹時說的和我在書上看到的一樣：他們是最早期賣畫為生的文人畫家。在海外一直以為八怪即為八人，原來是派別，名字列上八怪派的畫家榜上有十幾個，比較熟悉的名字是金農、黃慎、汪士慎、鄭板橋、高翔、李鱓、羅聘、李方膺等。揚州八怪的一個說法是源自「醜八怪」。八怪畫風超脫於正統的皇家院體畫，他們追求自然，把平民生活搬到書畫作品成為創作題材，甚至將社會的陰暗面揭露，這讓統治者的形象和利益受損，就把他們歸類為畫壇上的「醜八怪」。

揚州之所以會出八怪派畫家，因為這個東南沿海大都會還是全國重要的貿易中心，富商大賈雲集，以鹽業最興盛。經濟繁榮促進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。附庸風雅的有錢人除購買金銀珠寶之外，也大量搜集藝術品，民間諺語甚至有「家中無字畫，不是舊人家」之說。這就吸引了許多畫家到揚州來尋找機會。八怪之中有曾當官的鄭板橋、李方膺和李鱓等，有終身布衣的高翔、汪士慎、羅聘和金農等，他們的題材有花鳥、山水和人物等，縱然身份不同，題材不一，但在技法或立意，構圖或筆墨，都不落窠臼，特色鮮明。他們不介意被大眾視為「醜八怪」。在藝術創作領導潮流時，原為主流的宮廷畫，被看成是缺乏生氣，毫無新意，逐漸改由另闢蹊徑，自成一家八怪領銜。

體制內的畫家，每個月不愁吃穿，每天亦步亦趨跟在古人後面，等候皇帝的讚賞，時間長了變成僵化而不自知，八怪的藝術創作口號是「掀天揭地之文，震雷驚雨之字，呵神罵鬼之談，無古無今之畫」，這應該就是藝術創作的終極追求，至今仍是許多藝術家堅持的信念。

琴台

伍采采
我是一個沒有根的人，沒有在傳統意義上的故鄉出生，在異鄉出生之後就一直跟隨父親工作單位的調動輾轉顛沛，也沒有故鄉的概念。常年在外，每當被人問起我是哪裡人的時候，我總愛開玩笑說我是游牧民族。後來雖長住粵地，但骨子裡仍舊認為自己是游牧民族。

「游牧民族」的心居無定所，一直安不下來。後來遇到小說《紅馬》，裡遇到《紅馬》的千夫長，讀到了《紅馬》裡駿馬奔騰、廣袤無垠的草原。從此後，「游牧民族」總是能聽到一個悠遠的既陌生又熟悉的聲音在呼喚。我很清楚，這聲音來自我的靈魂深處，愈來愈清晰，愈來愈密集。直到今年九月初，與千夫長等一眾遊歷兩地的好友一同北上開啟「紅馬離散會草原文化之旅」，那聲音便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，是近鄉情怯的感覺。

我們乘坐飛往呼和浩特的航班在南京中轉，同行的文化學者胡野秋老師笑稱，我們的停留正應了那句歌詞：「南方飛來的小鴉雁啊，不落長江呀不起飛」。而我堅信，生命中很多奇妙的時刻，往往是上天在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的。所以，當飛機在內蒙古上空緩緩降落的時候，我的心突然地安定下來，像回到了家。

天邊是故鄉

到呼和浩特住內蒙古飯店，進入這間蒙古族氛圍濃郁的酒店，我感覺自己不像是回家，更像是一種美妙的穿越。最為神奇的是，與我七年未見的師姐——來自美麗的呼倫貝爾草原的才女、詩人蔣雨含也在其中，讓我此行有了更多的歡喜。於是，初次踏足內蒙古土地的「游牧民族」，在內蒙古飯店的紅馬書房裡喝着醇香的奶茶，看作家、學者、畫家們潑墨揮毫，留下一室墨香；在莊嚴肅穆的大金帳中聽美麗優雅的飯店董事長賽娜叮咛高歌，唱醉了一張張來自不同地域但同樣歡笑的臉；聽萬里迢迢飛回中國來到內蒙古的年長的齊英武先生中氣十足、滿懷深情地朗誦雨含的詩歌，用文字的韻律和節奏撥動每一個人的心弦……文學讓世上所有相似的靈魂，跨越萬水千山，在那一刻走到一起。

在沒去草原之前，我以為自己是不敢騎馬的。到了草原之後，我覺得我騎馬是極其自然的。從未謀面的小馬馱着我輕快而穩重地小跑，像極了熟識的老朋友。草原上秋色未深，已是遍地枯草和大片黃沙，白雲滿目瘡痍。草原的天氣多變，一面是藍天白雲，另一面卻是瞬間飛沙走石。風起時，黃沙瀟瀟，沙子打在臉上隱隱生疼，心裡也隱隱地疼。過度的放牧和現代工業文明的破壞，讓草原變得不再是我心中所念的草原。



畫家愈老愈有火

連盈慧
臉書上有人轉來一段老畫家告白，寫來十分獨特，試抄來給大家共享：「書法一律以現金交易為準。」「嚴禁拳親套交情陋習，鈔票面前，人人平等。」

「鐵價不二，講價者放惡狗咬之。」「惡臉惡言相向，驅逐出院。」驅逐出院的院，當然不是醫院老人院，而是老畫家私人養生作樂的庭院。告白也是其他敢怒不敢言老書畫家的心聲吧，成了名，就像芬芳馥郁盛放的繡球花，蜂群便慕名上門採蜜求墨寶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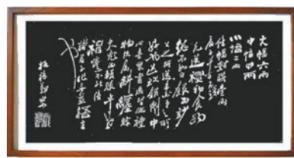
唉，附庸風雅還好，當中只知書畫有價不知好在何處的冒牌粉絲還多着，只知老師愈是高齡愈值錢，他日百年歸老拿他的墨寶換錢，說不定等閒可以換來半生衣食，索畫者真是這心態，白嚙老人百忙中筋疲力力，就不是敬老而是虐老了。

心水清的老畫家怎會不看穿。兩百多年前鄭板橋(見圖)便已開宗明義說：「畫竹多於買竹錢，紙高六尺價三千，任渠話舊論交接，只當秋風過耳邊！」他也難得不糊塗呀，時代不同，廿一世紀大師惡狗逐客便順理成章了；再過百年，不

識趣的蜂群上門騷擾，廿二世紀血氣更剛的老畫家可能出炮彈了。

不過老畫家雖然厭惡人家上門揩油索畫，畢竟人在江湖，迫上門來的應酬也無可避免，就見過有人在友情中得意展示過某大師贈贈的雄雞，兩腿畫成比鶴還長，畫家當時的心情如何惡劣大家就明白了。畫家這兩筆長腿好聰明，他日畫主拿這大作變賣，買畫的人不信出自真蹟，驗證時又經畫家否認，畫哪還賣得出去？

倒不是所有老畫家都惜墨如金，就曾見過有個姓氏兩劃的意筆大師，不時在公共場合揮毫自娛。看他寫畫的人愈多，他愈是開心興奮，偶然托起老花眼鏡，發現哪個小朋友聚精會神欣賞時，就笑呵呵把現成筆墨淋漓的新作送給他，當然題了款的都是遊戲之作，展覽場中他私藏的精品從未題過款。



鄭板橋

港女外嫁

呂書練
香港男女多不是新聞，但政府統計處最新公佈的比例數字顯示，失衡情況加劇，男女比例百分比大約是四十六對五十四，交友配對公司也指出，近年參與活動的女性遠比男性活躍，反映在婚戀市場，女性行情在「跌價」。這當然是傳統觀念和短視眼界。

無獨有偶，電視台剛好推出《嫁到這世界邊端》節目，由剛剛失婚的陳貝兒主持，她在走訪嫁到外地的多對異國情侶，分享其幸福生活及其當中克服的文化差異等問題的時，也感同身受或觸景傷情地談到自己的感受，其間更情不自禁，淚流滿面，渴望被愛或欲重覓佳偶之心自然流露。

這大概是許多仍然在尋尋覓覓中的女人的心態和心聲，但並無新意；這麼多年來，女人無靠多強大多出色，都渴望有一個可靠的肩膀，男人亦然，這也是天性。然而，今日無論是社會風氣，還是經濟結構，已出現很大的變化，男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和角色也有明顯對調，可惜，很多人還不能適應家庭結構的變化。

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的家庭結構早已受到衝擊，今日的家庭也不再是夫妻加孩子，或者再加上祖輩，而有可能是男男或女女的同性組合，甚至是跨性別組合或人與動物組合，加上單親家庭和一個人家

庭，甚至兩位或多位非同性戀式的同性好友同住等，溫馨的家有了新的含意，愛或愛的形式也不再公式化。可惜，傳統的學者分析現象，卻是公式化地指出，女性學歷愈來愈高，要放下身段，向「下」嫁，男士則不怕「高」攀。這又犯了一個謬誤，把學歷當作婚戀的條件之一。

其實，在新時代婚戀議題上，走在潮流尖端的本港女星們早已以身作則，多位「七十後」女星就成功外嫁，且感情維持多年。唱作歌手莫文蔚愛上德籍男士，梁詠琪則嫁了西班牙籍丈夫，陳松伶、蔡少芬、郭羨妮、洪欣等更在合作拍片時，跟內地男星擦出火花，還是姊弟戀。這些女星結婚時的收入都不見得比男方低。可見，學者口中的「高低論」並不成立。

在互聯網和全球化時代，地球就像一條村莊，香港不過是個小小的物質地帶，很熱鬧，卻很擁擠；很先進，卻很功利。沒有愛的空間，也沒有家的時間，如果在異地，有位可分擔甘苦的人，何妨建立新生活！



莫文蔚與老公 Johannes 人前人都很恩愛。